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災難片看得不算多，最近的是新版《哥斯拉》，較遠的是二零零五年的《日本沉沒》，是重拍一九七三年的同名電影，同樣以日本科...

超值的災難片

我總覺得災難片十分「抵睇」，只消幾十塊，就有上山下海怪獸特技奇情，甚麼都有得看，有時甚至覺得太多。像《金剛》、《日本沉沒》或《金剛：復仇之戰》...

海闊天空

蘇狄熹

年度四月日本賞櫻，總捨不得放棄京都。好友們好生奇怪，每年都去，看不厭嗎？當然不會，百看不厭。每年都去，賞櫻名所全造訪過了，可會重複嗎？當然不會，京都賞櫻名所多不勝數，各有不同意境、美態，哪會重複。

洛南賞櫻名所

京都年度賞櫻，清水寺、金閣寺、南禪寺、醍醐寺、哲學之道、京都御苑，當然是首選，但對發掘新的賞櫻地點卻有著無盡的期盼。京都府八幡市的背對堤是在京都火車站的宣傳海報上看到，到時間便被那一點四公里的櫻花道深深吸引，立時把行李寄存在酒店接待處，便趕乘火車朝洛南賞櫻名所進發。

琴台聚

黃仲鳴

寫了幾篇所謂「借殼小說」，有必要說說這個我創作的詞。上個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香港報紙副刊興起一陣「借殼」風潮。所謂「借殼」，是借來滿天神佛演成小說。作者包括陳雲子、高維、梁厚甫、林壽齡等；報紙則有《成報》、《新晚報》、《香港商報》、《晶報》。這股風潮，實源自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擬舊小說。

談談「借殼」

黃仲鳴

不特晚清如是，到了民國，仍見有「反動」，如陳冷的《新西遊記》、金山萬公的《新行動》、耿小的《新雪山飛狐》、《摩登公》等。這類小說，范伯群主編的《中國近代通俗文學史》歸入滑稽小說類，但對擬舊一詞，卻無異議，並說：「這些擬舊小說古人和新人相雜，古事和新事相間，古語和今語相混，這種人為的錯位，造成的這種不和諧感，滑稽就在其中了。」

借殼小說

借殼小說就是借來書名或人物，敷陳新事。晚清民國的擬舊小說多是借其殼，流傳到香港的作家，承其遺風創作，以達敘事目的和想後。一九四九年後，莽莽神州已無借殼小說，想不到卻在香港還俗小說的一支異軍。

不過，對擬舊這一詞，歐陽健改為「翻新小說」，這詞比擬舊更為不妥，如吳趸人的《新石頭記》，賈寶玉旅行到另一世界：文明境界。在這境界中，賈寶玉...



高維是「文壇殼王」。 作者提供圖片

春到溪頭

小時候，當教師的母親的櫃子裡，擺了一本稍厚的小書，上面雖然印的是些繁體字，但也能斷斷續續地讀下來，並且對照裡面的釋譯，感覺已經讀得懂。可是當我升及初中、高中再讀之時，卻愈來愈感覺其妙。它們不但有詩歌的節奏之美，還有一個個優美的故事，就連一個傳情的物什，一叢普通的野菜，都讓我們看到，那些無法掩飾的樸素的詩情。

春到溪頭，又讓人不由想到「春到溪頭」。辛棄疾著名詩中的前半闕，真的是把一幅春天的景象寫活了。不僅寫活了春天，還寫活了山中的春水，以及春水之畔的野菜。每每讀這首詩，就像自己置身優美的春天裡漫步，與那些豪放而富有情趣的歌者相遇。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」的孟浩然，「遲日江山麗，春風花草香」的杜甫，「萋萋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」的蘇軾，「碧玉妝成一樹高，萬條垂下綠絲絛」的賀知章。就連唐朝才女魚玄機也不忘適時寫下流傳甚廣的逸句：「綺陌春望遠，瑤春興與多。」

野菜是怎樣的一種野菜，我不知道，不過在我們老家，每年春天到野地裡採野菜，已成為一種約定和習慣。野菜一露頭，人們就動身了。春天的野菜，大多是薺菜，齒狀的葉片中帶綠，深藏在雜草叢生的地裡，不容易辨認。可是，當你沿着田野仔細尋找，總能得到不小的收穫。鬆軟的小溪邊與麥地裡，是薺菜生長的最多的地方。採回家摘洗乾淨，用開水焯一下，攪乾水分分成末，搽上切碎的豆腐和成餡，用來做餃子吃。講究一些的，還在調好的餡裡放雞蛋，名曰三鮮餃，味道更佳。

如此待客該汗顏

「貨如輪轉，客似雲來」是商場中最受歡迎的揮春，尤其客似雲來，是心願。料不到，近日在香港竟有人要「關門趕客」，簡直鬧出大笑話。話說十多年前沙士期間，香港如同「死城」。幸而中央關愛地援手，「自由行」一召，令香港經濟尤其涉及旅遊、零售、飲食等相關行業起死回生，尤受惠者是增加大量職位，供求關係，薪金也提升了，香港出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。而今香港回歸祖國十七年了，內地與香港無論經濟、文化等關係愈趨密切，CEPA實施是促進動力來源。事實上，香港與內地本是一家親，相互往來，「斗親戚」是慣常事。

足球球證陳譚新

星期四，六月十二日巴西世界盃開鑼。首位在世界上執法的華人球證，香港的陳譚新已動身前往內地，擔任賽事的嘉賓評述員，今年已是第三屆了。陳譚新自從香港足球隊退役之後，正過着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。之前，陳譚新極力「身兼三職」：自師範畢業後，他成為官校的訓練老師，曾教過歐陽震華和盧國鈞，及後因政府禁酒而轉行投身康體管理，發展有益市民身心的康體活動。另外兼職輔警，最高職銜至高級警司。他讀美最近政壇槍擊事件中，警方部署乾淨俐落；他是一跳萬里的轉警，在香港仔駐守之時，曾追一賊迫至對方跳海，他立即跳上船板，救令賊人投降，「我當年是球證，好氣好力。」

讀《老餅潮語》有感

時光荏苒，沒想到幾年前會赴港工作，與粵語再續前緣。臨行前，一位已調回內地的「老香港」叮囑我：「你去香港一定要學會說廣東話，語言是一樣留下遺憾。」死記硬背「是學習任何語言的訣竅」。聽老人們說，舊時開糧荒，野菜都吃光了，就有人食用「禿妮子頭」，結果很香，就是做起來麻煩些。曾請教過一位中醫，說，它以全草入藥，具有消腫散結、清熱解毒之功效。吃過野菜的人都知道，多數野菜都略帶苦味，中醫觀點認為「苦寒清降」。而春天人們容易上火，除了多飲茶，野菜中許多營養成分本身就是良藥，且大多野菜生長於林園之中，未受到現代工業和農藥的污染，早就被我們視為健康食品，以致擺上了超市的櫥櫃裡，與普通的青菜相鄰，卻格外招人喜歡。

見多識廣

朋友送我一本中華書局《香港》新出版的小書《講開有段古老餅潮語》，書中收集了百餘個頗有趣的廣東民間俚語故事。書中回到報館，同事小彭好奇地拿起書，拿起就看了下去，不願放下。我笑問：「地這港仔，點解（為什麼）還看得這麼起勁？」這書時，他送我一句「好有意思，許多口語我都唔識佢嘅出處」。這本小書更讓我想起與廣東有關的往事。